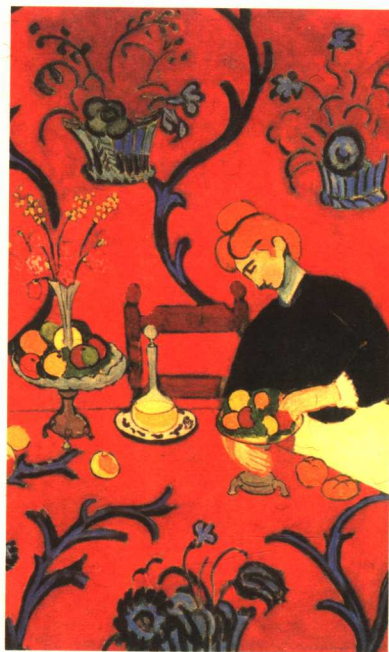


福克纳的神话

William
Faulkner



李文俊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I712.065/11

2008

福克纳的神话

李文俊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克纳的神话/李文俊编,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327 - 4291 - 2

I. 福... II. 李... III. 评论集-美国-现代 IV. I712.06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2858 号

福克纳的神话

李文俊 编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杨东霞

装帧设计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61,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4291 - 2/I · 2422

定价: 3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6135113

序

早在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在国内连一部译本都未出版的一九七九年，我便受命编过一本《福克纳评论集》。那是当时颇受学界注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中的一本。二十多年过去，这本书存世的恐怕已经不多。我自己手里也仅仅留下了两本。

近年来，在有心的出版社的推动下，以及同样有事业心的译者的努力下，我国福克纳译作的出版已渐成规模。出版社方面似乎还有意把这个项目继续做下去。最近，《福克纳评论集》里的那些外国人写的评论又为他们想起，认为还有价值，问我可不可以再印一下。而我在译介福克纳作品的同时，恰好一直不断在注意收集有关这位作家的材料，有些已请人或是自己译出发表，有些新收集到的尚未来得及着手介绍。我想，倒不如趁这个机会，将手头所有材料重新细看一遍，把比较空泛、已显陈旧的淘汰掉，另外新添进去一些有价值的资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本题名为《福克纳的神话》的书总算编成，与过去那本评论集相比，内容自然要丰富一些，也精到一些。我想，不论是对于工作与外国文学有关需要研

究、讲授福克纳的专家，还是一般的外国文学爱好者，它都会有些用处。何况许多文章观点独特，与我们习惯的思想方式不太一样，对我们开拓思路肯定会有价值。何况有的文章还写得深情精致，本身即是优秀的散文，它们对于帮助我们了解福克纳的复杂性格与作品更会有所帮助。所收的访问记与年表，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同类文字中的佳作。这次出版，对于旧译文，我仅仅是在译名上尽可能加以统一，对明显的排印讹误予以更正，文字方面未作任何改动。译者当时译这些不好对付的文章时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交出的确是优秀精湛的译文，它们令我今天读来仍然感到钦佩不已并自愧弗如。

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特此表示感谢。

李文俊

乙酉初夏识于华威西里

目 录

序	I
福克纳的神话	1
乔治·马里恩·奥唐奈	
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的故事	19
马尔科姆·考利	
威廉·福克纳	53
罗伯特·潘·沃伦	
论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形式	77
康拉德·艾肯	
威廉·福克纳的文体	89
沃伦·贝克	
《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	111
让-保尔·萨特	
《押沙龙，押沙龙！》的构思及意义	123
埃尔斯·杜斯瓦·林德	
《熊》：超越美国	167
R·W·B·路易斯	

福克纳和他的批评家	191
迈克尔·米尔盖特	
乡下人福克纳	205
克林斯·布鲁克斯	
福克纳在旧世界	215
R·W·B·路易斯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225
古斯塔夫·哈尔斯特隆	
翻译福克纳有感	231
莫里斯·库安德罗	
自我保护手段数种	239
爱·怀·斯通	
许多张脸，许多种情绪	247
杰·瑞·柯菲尔德	
约克纳河与《我弥留之际》	255
约·比·柯伦	
威廉·福克纳，一八九七至一九六二	261
艾伦·塔特	
威廉·福克纳	267
威廉·斯泰伦	
威廉·福克纳	277
克林斯·布鲁克斯	
在南方文学节上的主旨演说	293
尤多拉·韦尔蒂	
福克纳访问记	307

琼·斯坦因

福克纳在中国

331

陶洁

福克纳年表

349

米歇尔·格里赛

福克纳的神话

[美] 乔治·马里恩·奥唐奈

—

威廉·福克纳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地道的传统道德家。在他所写的十三部散文作品——包括新著小说《野棕榈》——中贯串着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南方的社会、经济、伦理传统。这个要素使他的作品浑然一体，并时而赋予他的作品以伟大的神话意义。福克纳自然而然地承袭了这一传统，它已经成为他感觉的一个部分了。

可是，福克纳先生是一个置身于现代南方社会的具有传统思想的人。在他周围反传统的势力方兴未艾；他生活在反传统势力的活动所留下的影响之中。他是不可能不意识到这些影响的。因为毫不奇怪，他的小说主要是一系列围绕特定冲突的相互联系的神话（或一个神话的各个方面），这个冲突发生在传统主义与反传统的现实世界之间，并沉浸在这个反传统的现实世界里面。

若是把福克纳的全部小说重新安排一下顺序的话——譬如说为了编一本选集——《没有被征服的》也许可以放在首位。因为这本小说中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比其他小说中的故事要早，而且，用福克纳神话的基本语汇来说，它体现了他创作的戏剧性紧张中心。冲突的一方是沙多里斯一家，我们可以辨认出他们是按传统精神行事的人物。冲突的另一方是入侵的北军及其在重建时期的形形色色的同盟者，他们公开作战，不让沙多里斯们的传统行为得以继续。

入侵者对付不了沙多里斯们；可是他们的入侵却为另外一个对抗者提供了机会，使他反沙多里斯的特殊才能变得十分强大。这个对抗者就是没有土地的穷白人马贩艾勃·斯诺普斯；他的特殊才能乃是企业家的卑鄙狡诈。他做起事来毫不顾及自己的手段是否合法；他根本没有任何道德准则。战争带来的危机使他能够利用沙多里斯家的一个成员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为只有在这时，他才有可能对沙多里斯家有点用处。更有甚者，他还能诱使沙多里斯家的这个成员（罗莎·米勒德夫人）像他自己一样去做自私自利的事情，并且在利用她作为工具时使她丧生。

这些人物以及这一冲突都是特殊却又可信的，可是同时也具有神话性质。在福克纳的神话中，若从精神境界来划分，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沙多里斯的世界，一个是斯诺普斯的世界。在他所有成功的作品中，他都细致地发掘着这两个世界，并对这两个世界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进行戏剧化的描述。

这是一场带有普遍意义的冲突。沙多里斯们按传统精神行事；也就是说，他们本着道德上的责任感行事。他们代表了有生命力的

道德——人道主义。从沙多里斯的观点来看，反传统的斯诺普斯们是不道德的。但是斯诺普斯们并不承认这个观点；他们的行动只从私利出发，根本不管什么道德上的责任。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超道德的；他们代表了自然主义或兽性。沙多里斯与斯诺普斯的冲突，实质上是一场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冲突。

作为一场带有普遍意义的冲突，这场冲突的重要性只在于它的哲学意义。可是它也具有艺术上的重要意义，因为福克纳先生根据南方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现实生活——根据他自己的传统见解——令人信服地对这场冲突作了戏剧化的描绘。

《沙多里斯》的问世早于《没有被征服的》，但若按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却是后者的续篇。在这本小说中，冲突的一方是年轻的巴耶德·沙多里斯（老巴耶德·沙多里斯的孙子，在《没有被征服的》中老巴耶德还是一个青年），另一方是二十年代的斯诺普斯世界。“约翰斯顿将军或福雷斯特将军本不愿把一个斯诺普斯家的人弄到自己军队里来的，”书中的一个角色说；可是很有意思，一个叫弗莱姆·斯诺普斯的人，因为在当地有政治影响，还是挤了进来，当上了老巴耶德·沙多里斯的银行的副行长。小巴耶德的兄弟约翰在战争中给打死了；但很清楚，那是一场有利于斯诺普斯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有利于沙多里斯的战争。巴耶德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将遭到厄运；他感到受骗了，因为他没有像兄弟那样按传统样式死于非命；最后，他故意乘上一架明知要撞毁的飞机，杀死了自己。

斯诺普斯世界不仅只是跟沙多里斯们作对，它还利用沙多里斯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并从内部来削弱他们（如它之削弱罗莎·米勒德即是一例）；它使他们局促不安，精神失常，在心理上遭到折

磨。巴耶德·沙多里斯奉行一种有生命力的道德准则，对于高尚无私的行为具有某种传统的本能。但是这种力量由于斯诺普斯世界所施加的心理影响，从内部受到了严重损害；这种力量和斯诺普斯世界的所作所为是如此格格不入，它终于只能化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暴力，并以自我毁灭为其结局。

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写沙多里斯们的短篇小说《从前有个女王》中，只是表现形式略有变化，规模也较小罢了。在这个短篇小说中，冲突实际上集中在小巴耶德·沙多里斯的遗孀纳西撒·班波身上。她委身于一个侦探，为的是想从他手中弄回一批内容下流的书信，这些书信是一个匿名的斯诺普斯家成员写给她后来又被人偷走的。年迈的珍妮·沙多里斯小姐（杜泼利夫人）知道了纳西撒的行为以后活不下去了，她是那个强有力的传统的化身。纳西撒之所以会向那个侦探屈服，是由于她传统道德观念的一个方面——自尊——形式化了的结果，而斯诺普斯世界正不断地在反对这种观念；这个形式化使得斯诺普斯世界有可能造成一种迫使她作出形式化反应的情势，诱她落入反传统主义的陷阱。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手法。因为当一个传统开始形式化而成为准则时，它马上就开始丧失生命力了；当它完全形式化以后，它就失去了生命——变成了一种伪传统。

早在《士兵的报酬》（一九二六）中，这个主题就已构成了福克纳先生经验体制的基础；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以这个主题为中心内容的，这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是多么热衷于这个主题。圣公会老牧师马洪意识到人类有罪，也宽容人类的弱点，可他却没有认识那个对他的形式化了的因而也是无能的传统说来是致命的敌手——那

个在历史安排下将他团团围住的超道德观念。他的儿子唐纳德·马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被送回家中，已经奄奄一息了；在他身上，牧师的准则受到了反传统历史的挑战。由于唐纳德没有死，冲突就一定得继续下去；这场冲突发生在牧师与塞西莉·桑德斯（唐纳德战前的未婚妻）及其家人亲友之间，后者都是新的爵士音乐时代的典型人物。塞西莉的那个世界充满爵士音乐、摩登少女和油头粉面的软蛋包，显然代表着一个反传统的历史运动；正是这个运动，把弗莱姆·斯诺普斯带进了巴耶德·沙多里斯的银行。这里，只是人名和背景改换了一下，仅此而已。

在《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康普生代表了沙多里斯传统所留下的全部品质。他家的其他成员或者完全屈从于斯诺普斯世界，如杰生·康普生；或者自我麻醉以求与那个世界隔绝开来——如康普生先生之沉醉于自己鸡零狗碎的哲学，毛莱舅舅之沉醉于烈酒，康普生夫人之沉醉于宗教和缠绵的疾病，班吉之沉醉于痴呆，但昆丁的身躯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回响着一连串响亮的失败的名字”^①。他的世界里充满了“受到挫折和伤害的鬼魂”；虽然昆丁本人“还过于年轻，够不上称为一个鬼魂”，可他仍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不过，昆丁的传统主义显然已经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因而也缺乏生命力；他在心理上与巴耶德·沙多里斯和纳西撒·班波本是一脉相通的。当他发现他妹妹凯丹斯跟密西西比州杰弗生镇的纨绔子弟鬼混而怀孕时，为了改变她的处境，他告诉父亲

① 此处及下面的引文均出自《押沙龙，押沙龙！》，这是昆丁在其中出现的另一本小说；但这些引文对了解昆丁在《喧哗与骚动》中的作用是必要的。——原注

自己和妹妹发生了乱伦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性事件。昆丁试图把凯丹斯屈从于斯诺普斯世界的超道德观念这件事，转化为沙多里斯道德准则中的一项罪恶；但是他采用的方法却不符合传统精神，倒是更加接近于一种伪传统和罗曼蒂克的精神；结果他失败了。

昆丁告诉他父亲说：“那是为了要使她脱离那个喧闹的世界，叫它非躲开我们不可。”喧闹的世界即斯诺普斯的世界，康普生的家已经受到这个世界的全面侵扰并隶属于这个世界了。昆丁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家庭努力创造走向悲剧的条件；他正试图把无意义的堕落转化成有意义的毁灭。可是由于他的道德准则已经不复具有活力，他遭到了失败，终于陷入了一种逃避主义。为了使自己超越时间限制，他砸碎了自己的表，最后，他以自杀来一了百了。只不过他是意识到自己斗争的真正意义的，这场斗争构成了《喧哗与骚动》中的戏剧性紧张气氛。

在某种程度上，昆丁的斗争也正是作为艺术家的福克纳先生本人的斗争。在《沙多里斯》中，福克纳在提到这个名字时写道：“这个名字的发音便包含了死亡，包含了一种十分诱人的厄运。”沙多里斯——连同这名字所包含的一切——是他作品中的悲剧英雄；就像任何其他悲剧英雄一样，它注定是要灭亡的。但沙多里斯世界走向的灭亡，应该是一种高贵的灭亡。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先生显然遇到很大困难，他仿佛无时不在跟斯诺普斯世界进行扭斗，但尽管如此，他终于还是找到了表现沙多里斯世界那种“十分诱人的厄运”的途径——体现于托马斯·萨德本和他的房子。

这本书实际上是这个传统全部业绩的概括——它的兴起，它的

致命弱点，它的对手，它的衰落，以及它的灭亡。情节是夸张的。人物比现实生活中的有所夸大；但正如托·斯·艾略特先生评论图尼埃尔作品中的人物时所说，他们也相应地变了形，因而整个情节具有一种自成一体的真实性。到全书结束时，那幢注定了要遭到毁灭的房子遇到一场火灾，有如举行了一个净化仪式。这个结局在现代小说中几乎算得上是一幕真正的悲剧场面了。

在这里，福克纳先生第一次把传统的人（沙多里斯）与现代的人（斯诺普斯）作了清楚的对比，后者分裂成一连串野兽的官能，道德上缺乏统一的原则。书中的一个人物谈到传统人的时候说：

“虽然我们都是人，都是牺牲品，可我们是不同环境的牺牲品。我们的环境更为单纯，因此就整体而言也更为广阔，更为崇高，人物也因而更具英雄品质。我们不是矮小猥琐之辈，而是毫不含糊的人；我们活得像样，死得也像样，绝不是那种从摸彩袋里随便抓出来拼凑而成的被到处弃置的生物。”

昆丁·康普生便生活在这种“被到处弃置的生物”的世界里；导致他死亡的，也正是这种力求摆脱“被到处弃置”处境的努力——即改变自己家庭的厄运，使之适应萨德本和沙多里斯的世界。但重要的是经过自己的逐步理解来讲述萨德本的故事以及目睹萨德本的房子最后毁灭的，竟然是昆丁。萨德本的传统虽有缺陷，却不像昆丁的传统那样已经趋向形式化；他的故事接近悲剧。

《我弥留之际》与福克纳先生的其他小说略有不同，但仍基于他那“沙多里斯——斯诺普斯主题”的基本哲学，亦即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斗争。书中纯朴的山民当然又穷又不文雅；他们智力低下；在性生活方面几乎如同野兽。可是当安斯·本德仑答应奄奄一

息的妻子要把她葬在杰弗生镇的时候，他为自己确立了一项道德上的责任——尽管他没有使用这样的措词，他实际上是这样看待的。虽然有种种因素诱使他放弃这项责任，虽然自然本身在他面前设下了重重障碍，他终于还是完成了这一任务。正是这个完成任务的过程，构成了小说的情节。

《我弥留之际》基本上是一个传奇；衣衫褴褛、道德堕落的山民们扛着艾迪·本德仑的尸体，历尽千辛万苦向杰弗生的墓地进发，尸体的臭气和盘旋其上嗡嗡作响的苍蝇吓得人们退避三舍——这种送葬与中世纪时送灵魂去赎罪不无相似之处。艾伦勒斯·德·英萨利斯的寓言，宾京的修女希尔德加德的幻象，可以产生出许多类似的故事。可是，如果扩大点范围，这个传奇对我们就更有启发了。本德仑们思想较为单纯，生活在远离斯诺普斯世界的地方，而年轻一些的沙多里斯们和康普生们则跟那个世界更为接近。由于这些原因，本德仑们才有可能把一项符合传统道德观的真实行动进行到底。他们受到超道德观点的侵袭；但那是肉体上的超道德，而不是斯诺普斯们的那种人为的、自私的超道德。在他们中间，比在杰弗生的居民中间更有可能出现崇高的英雄行为。

二

至此为止，我主要关心的是作出注解，说明在福克纳先生的小说中，沙多里斯与斯诺普斯的冲突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要对上面讨论到的那六本书作出这种注解，就必须通过抽象概括对故事本身

进行剖析。这对文艺批评来说是一个要点；因为抽象概括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六本书中，它们的主题确实只有从故事或神话中才能够看出来。

沙多里斯们、萨德本们、以及康普生们并不像 X、Y、Z 可以在数学中代表一连串数目那样，他们不能代表具有不同程度生命力的传统。他们是过着某种生活方式、处在某个特定时代的人，他们既面对现实环境也面对历史的各个片断。他们的人性（或他们按大于实际的比例虚构出来的对人性的幻觉），最终毕竟不受他们的原型所限制。而且，每一本书中都有一个生动而可信的故事，尽管它的款式从更广的意义上说确是神话，但从情节上看它们却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并（不无困难地）保持着相互的连贯性。简而言之，福克纳先生的成功之作像但丁的《神曲》和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一样，可以从中找到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意义——当然在程度上有所差别。在美国文学中能 and 福克纳媲美的只有纳撒尼尔·霍桑的若干优秀作品，而福克纳先生与霍桑在许多方面确实非常相似。

可是，就像我已经提到过的，艺术家威廉·福克纳面临一种文学的和人身的紧张状态，它来自构成他所有作品中心的那同一个冲突。这种紧张构成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关键性问题，他的失败也由此而来。如果他能坚持自己固有的传统，他就能运用正确的神话语言把那个中心冲突描绘出来。可是，他是一个置身于斯诺普斯世界的沙多里斯式的艺术家，他遭到了不断的反对。这种反对迫使他陷入一种使传统形式化的倒退趋势，正是这种形式化，使得纳西撒·班波暴露了自己的本性。由于遭到反对并要对这种反对作出反应，福